

# 将科学人生 凝练成诗

■本报记者 张文静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弘扬科学家精神创作谈②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大批医护人员、科研工作者登上了抗疫的“战场”。他们的精神与事迹让诗人、中国科学院文联名誉主席郭曰方感动不已。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年近八十的郭曰方写下了30首诗歌,讴歌钟南山、李兰娟、钱七虎等科学家以及医务工作者群体的抗疫精神。这些诗歌借助诗集《战“疫”之歌》的出版和网络上的传播,迅速抵达了抗疫“战场”,鼓舞了千千万万身处疫情中的人们。

这一天,郭曰方躺在病床上,突然看到窗外的枯树枝上摇曳着一片树叶,它在寒风中颤抖、旋转,但任凭狂风呼啸、百般摧残,它依然顽强地依附在树枝上,展现着优美的舞姿。那

### 40年笔耕不辍

说起来,40年前,郭曰方创作科学诗的起点也与病痛有关。

1981年,39岁的郭曰方做了胃癌手术。病痛之下,他的身体和心理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病榻之上,他也真正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一天,郭曰方躺在病床上,突然看到窗外的枯树枝上摇曳着一片树叶,它在寒风中颤抖、旋转,但任凭狂风呼啸、百般摧残,它依然顽强地依附在树枝上,展现着优美的舞姿。那

一刻,郭曰方豁然开朗:“生活如此美好,值得珍惜,叫人依恋,我又怎能轻易地被癌症击倒?”用什么方法能充实自己的精神、帮助自己渡过眼前的难关呢?中文系出身的他想到了自己一直喜爱的诗歌。

胃大部切除手术后的第一个春节,郭曰方登门拜访了中国科学诗的奠基人高士其。高士其用颤抖的手写下语句,鼓励他进行科普创作。从此,科学诗创作成为郭曰方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郭曰方创作科学诗,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自1977年1月被调至中国科学院工作后,他先后担任方毅副总理秘书,中国科学院信访办公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社总编辑,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等职。本职工作让他与很多科学家熟识,也参与了很多重大的科技事件。

“一想到某一位科学家,我们当时在一起工作、交往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郭曰方说,与科学家的熟识,让他产生了创作的欲望,也深感书写他们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优秀科学家身上体现出的爱国主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科学创新、团队合作、勤恳育人等精神,不仅应该为科研工作者学习和继

承,也可以为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提供启示和借鉴。科学家精神,应该得到传扬。”

40年来,郭曰方发表了大量讴歌科学家精神的诗歌作品,特别是退休后的20年间,出版了二三十本诗集、散文集,包括长篇抒情诗集《科学精神颂》《精彩人生——人民科学家颂》《共和国科学家颂》《科学的星空》等,成为国内科学诗创作的代表人物。

如今年近八十,郭曰方仍笔耕不辍。去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他完成了诗集《亲爱的祖国》《脊梁——献给共和国科学家的颂歌》。

今年,完成诗集《战“疫”之歌》等作品后,他日程表上的待办事项依然排得满满;应有各省科协邀请去作科普报告;为画家杨华创作的56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画像配诗;应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教育专业委员会邀请,以建党100周年、歌颂100位科学家为主题,与画家杜爱军合作创作一部诗画集;为北美地区诗歌协会举办的专场诗歌朗诵会提供诗稿、讲授诗歌创作体会。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郭曰方正在准备为广西广播电视台录制《我想与你一起阅读》的节目内容。

“要抓紧时间,为社会多写一点正能量的

作品。”郭曰方说。

### 一首诗写尽人生

在郭曰方所有的科学诗作品中,对科学家的书写是最重要的题材。

到现在为止,他已经书写了约180位科学家。仅2007年出版的《共和国科学家颂》一本,就收入了关于100位科学家的诗歌作品。这些科学家既有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奠基作出巨大贡献的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周培源、严济慈等老一辈科学家,也有“863计划”等重大科技计划的倡导者如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及蒋新松等战略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还有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如韩启德、白春礼、刘嘉麒、秦大河等中坚专家学者,更有像陈景润、林俊德、南仁东、马伟明、黄大年等时代楷模。

这些科学家的人生经历丰富、精神世界充盈,科研成就更是丰硕,用短短一首诗,如何展现?

“这就要求诗人能够抓住最重要、最生动、最能体现人物特质的情景和细节。”郭曰方说。

突然飞机在剧烈地抖动/驾驶舱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郭永怀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烈火吞没了机舱/在农田里熊熊燃烧/有谁能够想到/当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那只沉甸甸的文件包/竟完好无损地抱在郭永怀的怀里……

这是郭曰方为“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创作的诗歌《郭永怀,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中的一段。这首作品只有六七十行,但发表后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在各种场合反复朗诵、广为流传。郭永怀是唯一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三项工作的科学家,如何表现他爱国奉献、英勇牺牲的精神?郭曰方最终选定了他坐飞机赶回北京汇报、因飞机失事而壮烈牺牲的情景,给读者以极大的震撼。

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如何写?

“我就想到现在社会很多人浮躁,不能踏踏实实从事一项工作,而黄旭华一辈子献给了下潜,为国家安全保障贡献了力量。我就以《选择》为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在追逐名利喧嚣浮躁/和沉渣泛起的海浪之中/选择了下潜/选择了担当/选择了寂寞/选择了沉静。”郭曰方说。

“诗歌的特质是高度凝练。如果说小说是将糖放入水中化开,那么诗歌就是将糖水凝练成糖。这决定了诗歌创作不能面面俱到,而要选取最重要、最闪光的细节。”郭曰方说。

“郭曰方的科学诗是一种将科学事业和探索过程‘化入’到个体生活的生活流。这使得他

的作品跟那种直接传达科学知识,甚至干巴巴地讲述所谓科学精神的作品有了显著的差异。”南方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说。

### 经典也需“咏”流传

虽然自高士其起,“科学诗”这一称谓才被正式固定下来,但郭曰方认为,中国科学诗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天问》中已记载了许多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知识以及地震等自然现象,后来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陶渊明、刘禹锡、苏轼、朱熹、辛弃疾等诗人都写过融入科学知识的诗词。

近代新诗中,也有不少可称为科学诗的作品,其中代表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天上的街市》。及至高士其创作出《天的进行曲》《我们的土壤妈妈》《太阳的工作》等作品,科学诗的概念得以明确。此外,不少科学家如茅以升、苏步青、华罗庚、竺可桢等也都创作科学诗,茅以升还出版了一本关于桥梁的诗集。

“这几十年来,一些诗人、科研工作者、诗歌爱好者也在创作科学诗,但总体来说更侧重写花鸟鱼虫一类的咏物诗,歌颂科学家精神、展现科学家形象的作品很少。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熟悉科学家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诗歌艺术修养和创作能力,能熟练运用立意、情感、想象、构思、意境、语言等诗歌创作方法的人太少了。”郭曰方说,他自己在创作初期也写过一些咏物诗,后来正是因为觉察到这种现象,才马上转向了讴歌科学家精神的创作主题。

著名朗诵艺术家殷之光曾说,郭曰方的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拗口、晦涩的句子,通俗易懂、节奏鲜明、朗朗上口,诗句中蕴含着浓厚的感情,尤其适合群众朗诵。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郭曰方刻意为之的结果。“科学诗必须要找到易于传播的方式,让公众喜欢看、喜欢读,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它的价值。而朗诵就是让躺下的诗集站起来,走到公众之中去。”郭曰方说,“因此,我常常选择创作科学抒情诗,每首诗都不长,一般60到80行,最长不超过100行,一首诗读起来有五六分钟,适合朗诵,容易流传。”

如今,借助新媒体传播,躺下的诗集不仅能站起来,还能插上翅膀,飞得更快、更高、更远!疫情期间,郭曰方的科学诗在网络上迅速传播,为科学发声,为抗疫鼓劲,为英雄点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今年10月,《战“疫”之歌》的英文版已由美国普利尼出版社出版,郭曰方的另一本诗集《脊梁》也正在进行版权输出的工作。向世界介绍中国科学、中国科学家,中国科学诗也许将凸显出郭曰方创作实践新的价值。

# 失窃的达尔文笔记本里记了啥

■苗德岁

1859年11月24日是科学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天,这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一版)问世的日子;由于《物种起源》在生命科学以及人文科学领域的特殊地位,11月24日被称为“演化论日”(Evolution Day)。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国学者和演化生物学家都会以不同形式举行纪念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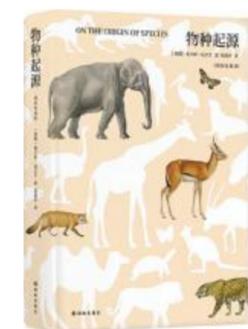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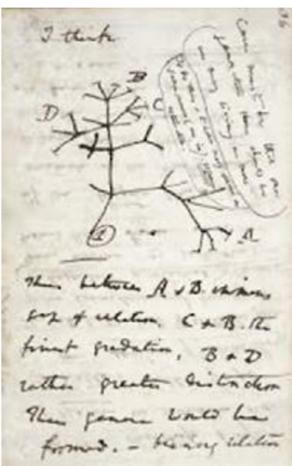
目前看来,2020年可能被称作近一个世纪以来极不寻常的多事之年。而刚刚过去的11月24日,全世界各大媒体又竞相宣布了一则令人扼腕的消息:剑桥大学图书馆馆长杰西卡·加德纳女士首次向世人披露,该馆档案部所藏达尔文手稿中的两本“秘藏”笔记本神秘“失踪”,其中一本包括那张著名的“生命之树”草图。不特此也,这两本笔记本可能已丢失了长达20年之久,其间一直搜寻未果;最近刚刚结束了被称为“该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搜索”,仍未找到。因此,馆方认为:这两本笔记本也许真的丢失了,并怀疑可能被窃。同时,加德纳女士以视频的方式呼吁全世界人民向该馆提供相关线索,以便使这两本价值连城的笔记本能早日“完璧归赵”。

据剑桥大学图书馆员日前向英国广播公司(BBC)披露,2000年秋季,这两本笔记本曾从该馆档案部珍本室借出拍照。如此重要文本的出借,应该是有极为严格的审核与跟踪程序的;拍照之后,理应旋即归还并置放原处。然而,几个月后,在2001年元月的一次“例行检查”中,珍本室工作人员发现这两本笔记本却不见了;这两本笔记本原先是放在32开书本大小的特制蓝盒子里。在珍本室里,单是摆放达尔文生前藏书以及手稿盒子的书架,其总长度即超过100多米,而全部书架累计长度达20多公里。一本书或是书本大小的盒子,万一被什么人在珍本室书架上抽出、浏览后放错位置的话,要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随后即是长达20年的不懈搜寻……

剑桥大学图书馆选择11月24日这一天向媒体和世人披露这一“乌龙”事件,也是颇有深意的。这是因为达尔文的这两本“秘藏”笔记本是与《物种起源》和生物演化论的诞生息息相关的。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达尔文理论诞生的背景和过程有着诸多误解,一般认为二十来岁的达尔文在历时近五年的小猎犬号环球科考途中,在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经历了“恍然大悟时刻”(Eureka moment),产生了生物演化的想法,归来后便写出了《物种起源》。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像贝多芬随时随地把脑子里出现的稍纵即逝的音乐灵感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上一样,达尔文也有个好习惯:他每天都把自己

11月24日“演化论日”当天,剑桥大学图书馆馆长杰西卡·加德纳女士首次向世人披露,该馆档案部所藏达尔文手稿中的两本“秘藏”笔记本神秘“失踪”,其中一本包括那张著名的“生命之树”草图。而且,这两本笔记本可能已丢失了长达20年之久。



▲《物种起源》第一版的中文译本

▲“失踪”的达尔文“秘藏”笔记本B中的“生命之树”草图

点滴科研心得和想法,及时地记录在一个个牛皮封面的小笔记本里。由于他觉得这些想法可能还不成熟,或是大逆不道,或是属于“危险的”想法,他的笔记本向来深藏不露、秘不示人,因而被人们称为达尔文的“秘藏”笔记本;正是这些“秘藏”笔记本,日后成了达尔文学者们重建生物演化论诞生过程以及研究达尔文心路历程,所能依据的最为可靠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表明,达尔文在科考途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生物和地质现象,只是使他当时对物种固定论产生了诸多怀疑而已。他环球科考归来后的两年间,在整理环球科考的日记、标本、资料以及著述的过程中,才进一步增强了对物种固定论的疑问。这些疑问主要来自三方面:1.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欧文教授研究,跟当地现生的贫齿类(比如大树懒、犰狳等)很相似;2.南美洲

1838年9月的一天,他在重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名著《人口论》时茅塞顿开:原来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下子,他突然发现了生物演化的主要机制——自然选择。

然而,由于这一想法来得如此突然,又是如此惊世骇俗的“危险”想法,他只是在他的秘藏笔记本D里记下了这一想法,日期是1838年9月28日。其后几年里,他不断地在另一本一本的秘藏笔记本里,记录下各方面的证据(这事他只在给好朋友莱尔的信里透露过)。他在乔迁到伦敦南郊新居“党豪斯”(Down House),逐渐安定下来之后,开始感到上述想法已日渐成熟,于是在1842年起草了一份35页纸的手写大纲。到了1844年7月,他又在前一份大纲的基础上,完成了5万字左右(长达189页)的《物种理论纲要》。直到1858年,他才在好友莱尔和胡克的一再敦促下,着手写作被他称为“摘要”的《物种起源》。当然,众所周知的达尔文于1858年6月收到华莱士寄来的论文手稿而几近崩溃一事,只是加速了他完成《物种起源》写作而已。

《物种起源》首印1200册,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的当日售罄,须知其书价不菲,相当于当时普通人一周的薪水,实属前所未有的畅销书。它的出版,无疑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因为它彻底颠覆了当时人们对这个世界(特别是人类自身)的普遍认知,引发了一场科学及思想上的深刻革命。原本人们以为,世上万物都是神(即上帝)造的,但达尔文指出:新的物种是从旧的物种那儿演化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本160多年前的老书,至今还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并为人所阅读、争论、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此外,《物种起源》还引导人们去思索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奥秘以及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正确位置。该书首次详细介绍并证实了以自然选择(辅性选择)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迄今为止,这一理论依然享有多学科证据的支持,是阐释当今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种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化的最合理的理论。《物种起源》则被称为“震撼世界”的不朽经典。

正因为如此,剑桥大学图书馆“失踪”的这两本笔记本,才有其巨大与不可替代的价值,堪称科学史的无价之宝。所幸全部达尔文“秘藏”笔记本都已扫描成电子版,供全世界学者查阅和研究。但笔记本本身从保护人类科学与文化遗产来说,依然具有无比珍贵的情感价值。诚如加德纳女士在视频中呼吁求助时所言:“我们呼吁全世界所有的人为我们提供线索,使它们能早日回归其所属之处。因为它们不仅是英国科学文化遗产皇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而且是全人类科学文化的传世瑰宝”。